

怀揣毒药 冲入人群

——读《野草》札记

龙子冲 著



怀揣毒药 冲入人群

——读《野草》札记

 龙子冲 著

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怀揣毒药 冲入人群: 读《野草》札记 / 龙子仲著.
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7.8
ISBN 978-7-5633-6626-2

I. 怀… II. 龙… III. 野草—文学研究 IV. I210.9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190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: 541213)

开本: 889 mm × 1 194 mm 1/32

印张: 6 字数: 100 千字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 ~ 3 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作者简介

龙子仲, 1963年生,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。从事编辑工作22年, 有较丰富的文史图书出版经验, 无专门研究特长。

目 录

丛 记	1
1. 述缘起	3
2. 八不谈	7
3. 大处着眼	29
4. 瘦的诗人	45
5. 反顾的算式	51
6. 短暂的下凡	64
7. 他梦见	72
8. 草和花	85
散 记	91
后 记	179

丛 记

1. 述 缘 起

读大学的时候，因为虚荣而又胆怯的缘故，极希望自己能够“深刻”起来。那道理，大抵是由于所谓“深刻”既能掩饰内心的胆怯，又可满足外在的虚荣。所以那种对“深刻”的需求，实在是很功利的。并且因为太功利，往往也误以为“深刻”不是“长”成的，而是可以“秀”成的；或者这么说吧，不是吃饭吃成的，而是吃药吃成的，就像现代养的猪，吃了一种叫作什么“猪快长”之类的药，立刻变得膘肥体壮一样。……因此也就特别地受到了鲁迅影响，觉得他的文字多疾言厉辞，又时常标榜是为了有所疗治，可见药性十足；同时他又是那么的深不可测，一件事情被他拿来横说纵说，仿佛说得明白极了，但一放下其书，却又叫你弥漫了许多困惑，永远也猜不透他那真正的心思是什么。——这据说就

是格外“深刻”所应有的样子，所以我也就格外地佩服起他来了。那心底的意思，是把他当作了“深刻”的榜样。那几年，或精或粗的，几乎把鲁迅的全部文字都看了。这种阅读，并非为知识、为学业的阅读，而是因为喜欢，或者说，是一种“师心”的阅读。

师什么心呢？实在地说并不是师鲁迅的心，而是要借了他的叙说，将自己那纷乱的内心打理出一种自我确认的轨迹。英国文人吉辛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，“阅读就是把无用的自我放逐在他人思想的流动里”，大抵就是这个意思。仿佛鲁迅更像是一片森然旷野，而非巍然的伽蓝，在他那里逐放，是不需要讲太多寻常礼仪的。这也是我的心底里始终对鲁迅怀有一种莫名好感的原因。因为他的那些指点笑骂的背后，总让人觉得有一种很自由的东西，全无那些刚性的绳缆似的教条，从天而降地要把人的心思束住。这对处于反叛年龄的人来说，是很可共鸣的。因为那时自己心里的激愤很多——光明很多，困惑也很多，忽然觉得人生极有意义，忽然又会觉得人生极无价值。而这一切，在鲁迅的书里都能够找到，所以对鲁迅其人，颇怀有一种“同去同去”般的亲近感。至于鲁迅所说的他文章中所含着的“毒”，那时却并不知晓。年少时看名家，总是怀有一种心理，就是觉得

他一切都是对的、高明的、深微的，而自己偶尔感觉不良，全是因为自己浅薄的缘故。这正如很多教古典文学的老师，总爱将古人的诗文分析得神乎其技一样，而事实上古人也未必就完美到了那般的地步，只是后人往往都是一些糊墙匠，用了“仰慕”的灰土，将古人原本留有砖棱的墙给糊得十分平整罢了。

在当时那样一个年龄所特有的心态中，最喜欢的，当然还是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热风》和《两地书》这样一些表达上相对明白直截的文字，像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摩罗诗力说》这类佶屈聱牙的东西，实在只是浮观字面地扫了一眼，不觉欢喜，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。而对《野草》，其实也多是读不懂的。然而尽管读不懂，却还是对它怀有一种莫名的喜欢。为什么喜欢，当时也不甚了了，也许是因为那里面又是“影”又是“梦”，一会儿“血”、一会儿“肉”的词藻，并时不时掺杂进一两篇特别搞笑的篇章，因此特别投合了少年人的心吧。现在想来，当然还由于它精神气质中的那种极端：满目的孤子、茫然、虚无以及趋死的利落、峻刻的自戕与诅咒……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那些文字都是很另类的，也就是很“酷”的。何况它还有一种绕来绕去的文字风格，显得十分惑人。——大凡人在青春期的状态中，有一种两极的情况，既

容易感到力量的自我膨胀，又容易沉湎于深切的无助感。而极端的书写，是最容易引起其宣泄或共鸣的。所以鲁迅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真是痛快极了，每每如同巴豆、大黄，更像是泻药，而不是解药。

此后的多年里，我都会久不久就翻翻《野草》，倒没有想过要去研究它，只是翻一翻，有时甚至到了仿佛只是为了凭吊某种情绪的地步。——意绪由来说不明！这或者也正说明了我的活着。有时看见羊吃草，吃着吃着，会抬起头来凝视一下远方。那凝视里是否也有什么意绪呢？羊是否记起了去年曾经吃过的某一口滋味绝好的草香？或者是某一场屠戮中，某个同伴在白刃下的溅血仆绝……《野草》对我而言就是这样，它其实已经不是一本薄薄的两万多字的小书，而像是某个“远方”，是若干年、若干种体验的层层叠积。于是在这个岁末的暖冬之中，我再一次翻看它，并把杂乱的感受写下来。

2. 八 不 谈

无论体验的丰度和深度如何,对于《野草》的意旨,至少有八篇是可以不谈的,也就是不好去深谈,或者说不好太“自以为是”地去谈它。我知道,几乎一切言谈都有自以为是的成分,倘不能自以为是地去谈,那就只好闭嘴。而所谓的“自以为是”,就是一种猜测或推想。没有猜测或推想的说话,本质上等于是诵经,不能算谈论。这就好比谜面一样,倘若谜底已经掀开,也就没有了猜测的必要。而阅读,通常是两种意义上同时在进行着的活动:一种是猜谜;另一种,则是由作品所诱发出来的阅读者内心的自我独白罢了。前一项活动,是以谜底尚未被拆穿为基础的;后一项活动,则或者本来就与作品无关,当然,硬要它相关,也并非不可,但那只不过是所谓的“借题发挥”罢了。

言归正传，什么是八不谈呢？——1931年，《野草》的英文本译出，鲁迅为这个本子写了一篇“译序”，谈到了如下的内容：

这二十多篇小品（作者按：他终于说出了这只是一种小品，并非玄秘莫测的所谓“散文诗”——这很重要哦），如每篇末尾所注，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，陆续发表于期刊《语丝》上的。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。因为那时难于直说，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。

现在举几个例罢。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，作《我的失恋》，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，作《复仇》第一篇，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，作《希望》。《这样的战士》，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。《腊叶》，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。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，作《淡淡的血痕中》，其时我已避居别处；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，作《一觉》，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。

所以，这也可以说，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，当然不会美丽。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。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，而当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。我于是作《失掉的好地狱》。

这里面提到的八篇作品，鲁迅自己把缘起说出来。这就好比他自己揭了自己的谜底，我们倘再过多地谈论，不免容易滑进牵强附会的陷阱里去。所以明智的办法，就是不谈，或者至少——不深谈。而在这八篇东西中，有些是我一直读来都引不出太多感觉的，有些则不然。以例说吧：

《我的失恋》，仿张平子的“四愁”，名曰“讽刺”，然而迹近打油，连幽默都不是上乘的。——其实更像是活得不耐烦的人看见别人极耐烦（耐烦到了腻味）地活着，如遇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于是开几句无关痛痒的玩笑，多少有点在旁起哄的意思……所以也就无可一谈。但这个东西却也很怪，正是它，也许是玩笑开得太一般了，或者是被认为玩笑开得有些过头，所以初发表时，被一个不会玩笑的编辑删去了若干内容，结果造成孙伏园的去职，并最终导致了《语丝》的诞生。而《语丝》，却又是《野草》的最合适的温床，终于使《野草》在那里疯长起来。——玩笑遇见了不会玩笑的人，这不妨也是一种正果吧。

《淡淡的血痕中》，倘若按鲁迅的解释，则似乎不如去看《纪念刘和珍君》更好。但在这一篇中比较特别的东西，除了弥漫于《野草》许多篇目之间的那种疾言厉色之外，还有

一种尼采“超人”似的东西。鲁迅自承过，在“语丝”这个时期，他心里还有“一点尼采的《苏鲁支语录》的余波”。关于鲁迅受尼采影响的过程，日本人伊藤虎丸有过较好的叙述。他将尼采在日本的流传分为三种形象过程：积极的人——文明批评家——本能主义者。鲁迅是在日本接受尼采的。伊藤虎丸所说的这个精神脉络，我们其实也能在鲁迅身上隐约见到。伊藤注重的，是“文明批评家”的一面，但我认为，“本能主义”可能倒是鲁迅更本质的东西。鲁迅对此也许也并没有一种明确的自觉。但那正是一种个体体验层面的历史取舍，也是身处乱世中的人的人生之舵。尼采式的批判，虽然壮怀激烈，骨子里却总是有些空洞的。那所谓“叛逆的猛士”，其实何尝能够使造物主真的有所伏藏？反正我是不太相信的。其实鲁迅自己对所谓的“超人”就曾经说过“太觉渺茫”这样的话（《随想录四十一》），可见他也处于将信将疑之间，而屡屡拿了“超人”来说事儿，往往也并非就是信仰超人。正如戴了一张鬼脸上街吓人，自然也会把人吓倒，但那并不是自己有了力量，往往只是那鬼脸掩饰住了自己的无力量罢了。

《复仇（一）》所谓的“旁观者之多”，即那种看客心态，在鲁迅的几篇小说和随笔中屡有描摹，也更生动。但这文章

里面的被看者，倒是有些特别的东西。已经有人指出，鲁迅心里有一种并无明确仇人的复仇思想。其实这思想并不难理解，《摩罗诗力说》的后半部分，基本上就是谈的这一问题，行文之间也充满了对“渴血”与“复仇”的激情鼓吹。就在写《野草》期间的1925年6月，他在一篇叫《杂忆》的文章中也还说：“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，虽然也并不要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。但有时也想：报复，谁来裁判，怎能公平呢？便又立刻自答：自己裁判，自己执行；既没有上帝来主持，人便不妨以目偿头，也不妨以头偿目。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，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，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；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，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，便骗以宽恕的美名。”然而《复仇（一）》较特别的东西是，在这一篇中，我们可以隐约看出《摩罗诗力说》那种早期激情的破产，反过来，在他的笔触间，倒生出了一种被看者的嘲弄他人以及自嘲——被看者既不拥抱，也不杀戮，只是那样枯索地站着。这表面上仿佛冷漠，里面却含有一种微妙的自嘲。登场，却又不表演——没戏的舞台，虽然排场很大，但终究是流于虚妄吧。鲁迅在写这两个枯索地站着的男女时，嘴角一定浮着一抹冷笑……

《一觉》是《野草》的最后一篇，作完这篇四个多月后，鲁

迅就离开了北京，并最终到上海做“个体户”去了。这时他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作《野草》之初的生的乏力感中走出来，而认取到了某种新的力量感。（其实我们可以把《一觉》跟鲁迅一年后所作的《野草》的《题辞》结合起来看，二者在精神上有一种相通的东西。）这种力量感就是他在这篇小文中不断提到的“粗暴”。其实，这种粗暴感并不是他在写《一觉》的时候才有的，他在《华盖集》的《题记》中就说过：“我的生命，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，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，而我所获得的，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。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，也不想遮盖这些，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。”这一点很值得重视。因为《华盖集》收录的，多是与“现代评论派”论争的文字，所以在这个时期，真正把鲁迅逼向“粗糙”的其实并不是军阀，而是那些安享着知识优越感的“正人君子”们。正人君子固然高贵并且精致，但那精致里却也有些并非平等的东西。这是鲁迅最敏感的。当然，他在英译本序里面提到的那场军阀混战，也很粗暴。——显然，这也含有一种以粗暴对粗暴的意思。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种“粗暴”称作“流血的抗争”。这就颇接近于“革命”了。所以在革命者看来，《野草》的收笔是很革命的。但我想，这在鲁迅那里却未必是所谓的“革命”。他终于拾起的